

爱默生散文选

外国名家散文丛书

Walden
Emerson
Sanwen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12482

I71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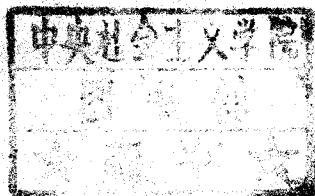
4

95108

〔美〕爱默生 著

爱默生散文选

姚暨荣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爱默生散文选

〔美〕爱默生著 姚暨荣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出版印刷研究所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092 毫米 1/32 印张 7 $\frac{3}{4}$ 插页 4 字数 150000
1995年12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刷 1—10000

ISBN 7-5306-1896-2/I·1685

定价:9.80元

目 录

自然.....	1
补偿	48
诗人	69
友谊	93
政治.....	111
英雄主义.....	126
喜剧性.....	139
悲剧性.....	151
性格.....	159
超灵.....	176
圆.....	196
美国的学者.....	210

自 然

无数圆圈中微妙的一环，
下一环就到了最远的边缘；
眼睛读着那方向的凶兆，
满口说的却是乐观的词藻；
那蠕虫，竭力想变人，
沿着螺壳拼命地往上攀。

导 言

我们的时代是回首过去的时代。它替祖先营造坟冢，撰写传记、历史、批评。先人曾面对面地正视上帝，正视自然，而我们，却是通过他们的眼睛去观照上帝和自然。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接同宇宙建立关系？为什么我们不能拥有心灵顿悟的诗歌和哲学，而只有传统的陈腐？为什么我们不能拥有启迪我们心灵的宗教，而只有先人的历史？我们在自然的某个季节中开花。生命之流似洪水，涌在我们身旁，流经我们全身，邀我们用它们提供的能量去从事与自然适成比例的活动。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还要在历史的枯骨中摸索，或者，把一代活人塞进那陈腐衣衫做成的假面舞服里？太阳照

在昨天，也照着今天。今天的田野里有更多的羊毛和亚麻。我们已有了新开垦的土地，有了新人，新的思想。让我们去争取我们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法律和宗教。

无疑，我们不能对无法回答的问题指出责问。我们必须相信创造的完美，就像我们相信无论唤醒我们心灵的事物秩序有多奇异，这种秩序总是令人满意的一样。每个人的情况都是对他所提出的有关象征文字的问题的解答。在他把那当成真理来理解时，他把它当作生命来扮演。同样，自己也已经以其形式和趋势向我们描绘了他的设计。让我们询问那在我们周围平静发光的伟大幻象，让我们问一下：自然正朝哪个方向发展？

科学都有一个宗旨，那就是，去发现自然的理论。我们有关于种族和功能的理论，却几乎还没有哪怕是十分遥远地接近创造的理论。我们离真理之路那么遥远，以致于布道师们争论不休，互相仇恨，而善于思索的人则被认为是荒唐或轻浮之士。事实上，最抽象的真理同时也是最实际的。每当一种纯理论出现时，它便是它自己的佐证。其测试方式就是它能否解释一切现象。现在，有许多东西被认为是没有解释，同时也是无法解释的，如语言，睡眠，痴狂，梦，野兽和性。

从哲学上看，宇宙是由自然和灵魂构成的。因此，严格地说，所有同我们相分离的，所有被哲学定为非我，即那些属于自然和艺术的，所有他人和我自己的身躯，都必须归属在自然的名下。为了列举自然的价值，计算它的总量，我必须从两层意义上来使用这个词：即它的一般意义和它的哲学含意。就我们现在拥有的意义而言，不精确并不重要的，

也不会产生思想混乱。自然，就其一般意义而言，指的是尚未被人改变的实体；如空间，空气，河流和树叶。艺术则是指人的意志与这些实体相结合的产物，如房子，运河，塑像，绘画。但人所有的活动加在一起是微不足道的，只是在那儿干了些切削、烘烤、补缀、浆洗而已，在诸如世界对人的心灵的影响这种若大的事件面前，它们简直没能改变什么价值。

一 自 然

要想独处幽居，人必须离开他居住的社会，同时也离开他的住宅。我不是隐士，但同时我又总是孤零零一人读书写作。如果要让一个人孤独，那就让他看天上的星星。从这些天体发出的光将隔在他和他们触摸的事物之间。这时，人可能会想，大气所以变得透明，就是为了给人一种永久的崇高感。从城市的街上看上去，星星是多么的伟大！如果星星只是一千年出现一次，人又怎么会去相信和崇敬它们！而事实上，它们却为几代人保留了它们曾经照亮过的上帝之城的记忆。每天晚上，这些美的使者都会出现在天穹，带着忠告的微笑照彻宇宙。

星星唤醒了人身上某种敬畏之心，因为虽说它们老是出现，却让人永远无法企及，可所有客观事物在人们敞开心怀时，都会给人一种同源的印象。自然从来不以吝啬的面貌出现。智者不会去强取她的秘密，也不会因为发现了她的完美而丧失对她的好奇。对聪明的人来说，自然从来不会成为玩偶。鲜花，动物，山峦，反映了智者最成熟时的智慧，就好像它们曾在他孩提时取悦他的天真质朴一般。

当我们在这个意义上谈论自然时，心中便会涌起一股

异样的诗情。我们这儿说的是那种由自然物体的多重性而构成的整体印象。这一点恰恰区分了伐木工手中的木材和诗人眼里的树林。今天早上我见到的迷人的景色无疑是二十或三十个农庄构成的。这块土地是米勒的，那块是洛克的，而更远的树林则是曼宁的。但他们谁也不拥有这片景色。这儿还有一个地平线，谁也不拥有它，但人的眼睛能把所有这一切融合在一起。这样的人就是诗人。这是农庄最好的部分，农庄主的土地担保契约对它并不管用。

确切地说，很少有成年人看到过自然。大多数人甚至看不到太阳。至多，他们只是十分肤浅地看了一下。太阳只照亮成年的眼睛，却照进了孩子的眼睛和心灵。热爱自然的人是这样一种人：他的内在和外在感觉仍在真正地互相调节，他在成年以后依然童心未泯，他每天的食粮就是同天体和大地进行交流。在自然面前，他总感到有一股癫狂和快乐流经全身，尽管他可能正处在极大的痛苦之中。自然说：他是我创造的，无论他有什么悲痛，都是不适当的，都应该和我一起快乐。不仅是太阳和盛夏，即使每个小时，每一季节都会产生它的快乐，因为每一小时，每一变化都对应和主宰不同的心境，从闷不透气的正午到最可怖的午夜，概莫能外。自然这一背景既适应滑稽，又适应悲哀。在身体健康时，空气是一种难以置信的兴奋剂。暮色苍茫中，当我在乌云笼罩的雪地中翻越不毛之地时，尽管没有想到什么特别的好运，我却还是在痛痛快快地呼吸。我很高兴能到达害怕的边缘。一个人在森林里时也一样。当他抛弃过去的岁月，就像蛇挣脱泥淖一样，那么，无论是生命的哪个阶段，他永远是个孩子。森林永远使人年轻。在

这些上帝的植物之中，在这庄严圣洁的领地，终年装饰着庆典活动，哪怕过一千年，森林的客人也不会厌烦那儿的仪式。在森林中，我们又返回到理智和信仰。在那儿，我感到什么灾难也不会降临于我，没有什么羞耻，没有什么灾难（别让我的眼睛遭灾）是自然无法治愈的。当我站在光裸的土地上，沐浴在欢愉的空气中，昂头望着无垠的天穹时，一切吝啬和自私都荡然无存了。我成了一对透明的眼球；我变得微不足道；我看到了一切；宇宙之流在我周围环绕；我成了上帝大包裹的一部分。这时，最亲密朋友的名字听起来也显得十分陌生，意外；对我来说，或为兄弟，或为熟人，或为主或为仆都变得无关紧要，而只是一种干扰。我爱上了质朴而不朽的美。在荒野之中，我发现比在大街和村庄里更亲密更同源的东西。在平静的景色中，尤其在遥远的地平线上，人们看到了多少和他的本质一样美的东西。

田野和森林给人的最大的欢愉就是揭示了人与植物之间一种超自然的关系。在它们中间，我不是没人承认的形单影只者，田野和森林在向我点头，我也向它们致意。风暴中树枝的起伏对我来说既很陈旧又很新鲜。它让我吃惊，又不是全然陌生，其效果就像我在正确地思维或正当地行事时，有一种境界更高的思想或更美妙的情感向我涌来一般。

然而，可以肯定，产生这种欢愉的力量不在于自然本身，而在于人，或者说，在于人和自然的和谐。我们有必要以极大的克制来使用这些快乐，因为自然并不总是披着节日盛装，在同一个地方，也许昨天还芬香外溢，光芒四

射，宛如仙女嬉闹的地方，到了今天则可能满是阴忧。自然往往披上精神的颜色。对一个在灾难中挣扎的人来说，他自己的热火便会带着忧伤。而一个刚失去挚友的人则会感到大地的景色带着一种蔑视。当天空因为人类中不那么有价值的人而收敛笑脸时，它也就不那么崇高了。

二 便 利

任何考虑世界最后目标的人都可能看出它的许多功用。这些功用又部分地归属于结果。这些功用都承认分属于下列几类：便利、美、语言和戒律。

我把感官得益于自然的好处统统归属在便利的名下。当然，这只是一种暂时的、中介的而不是最终的得益，不像自然对心灵的震撼。然而，尽管低下，它仍不失为它那类中最完美的表现，也是人们所理解的，有关自然的唯一功用。当我们在探索那些确得人类在载着他们在太空中遨游的绿色球体上维系生活，并获得幸福的恒定而丰厚的物质时，人类的痛苦总像小孩使性子般地频频出现。到底是哪位天使发明了这些辉煌的装饰，这些丰富多彩的便利，这天上的大气，地下的汪洋？这黄道光带，这避雨的帐篷，这气候的变迁，四季的更迭？野兽、火、水、石子、玉米都服务于人类。这田野曾经是他的地板，他的工场，他的操场，他的花园，他的卧床。

众多奴仆服侍他，
多得他数不过来。

自然提供给人的，不仅仅只是物质，还有过程和结果。

所有这一切都在不停地携手，给人类带来好处。风播种种子，太阳蒸发海水；风又把水蒸汽吹到田野上空；而地球另一端的冰，则将水蒸汽凝固成雨，雨滋润了植物，植物向动物供食。就这样，上帝仁慈的无限循环养育了人类。

有益的艺术则是人的智慧对上述自然恩惠的再创造或者说新的组合。人不再等待有益的大风，而是借助心力，理解了埃俄罗斯袋的含义，给他船上的锅炉装上了三十二节风，为了减少摩擦，人在地上铺了铁轨，在车里装了足足一大船的人，动物，商品，奔驰着穿过乡村，来到一个又一个的城镇，就像是天使或燕子在天空上轻捷地飞舞。凭藉所有这些辅助，从挪亚方舟到拿破仑时代，地球表面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那个孤寂的可怜人拥有了城市，轮船，人们为他建起了运河，桥梁。他走到邮局，人们便争着为他跑腿；他走到书店，人们便为他阅读和撰写发生的一切；走到法庭，各个民族就都开始纠正他的冤假错案。他把自己的房子建在大路上，人们便每天早上去那里铲雪，为他开出一条新路。

没有必要再列举这类功用的其它例证。这类功用是无穷无尽的，例证也很明显，我想留给读者自己去回想。我只想说一句很普通的话：这种着眼于实利的功用，为的是一种更深层的目的。人所以吃饭，不是因为他可以进食，而是因为他可以工作。

三 美

自然向人类提供一种更崇高的要求，即爱美之心。

古希腊人把世界称为 *kóσmos*,^① 美。这世界万物的构成,或者说,人类眼睛的塑性功能,使得世上的原始形式,如天空、山峦、树木、动物以其本身或者本身的目的给人一种快感,也就是说,以它们的轮廓、颜色、运动和构成给人提供一种乐趣。而这,似乎又部分归功于眼睛本身。眼睛是最好的艺术家。通过眼睛结构与光线的互相作用,便产生了透视,从而将各种特性的事物组合在一起,构成一个色彩丰富、形态饱满的球形视觉。这样,具体的事物变得均等而不做作,而由具体事物构成的景色便成了丰满和均衡。如果说,眼睛是最好的设计师,那么光线便是最好的画家。强光下,任何丑陋的东西都会显出它的美来。光给感官的刺激,以及它所拥有的无限,如时间和空间,使一切事物变得鲜明,就连死尸也能呈现出一定的美来。除了普遍漫射在自然之上的光以外,几乎所有个别的具体的形状都可以令人赏心悦目。通过对这些形状中某些部分不停地摹拟,我们已经证实眼前的是橡树果子,葡萄,松果,麦穗,蛋,抑或是大多数鸟的翅膀、形体,狮子的爪子,蛇,蜻蜓,贝壳,火焰,云彩,花蕾,各种各样树的叶子和形状,如棕榈树的叶子。

再认真想一想,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描述美。

一、首先,自然形体给人的直接感觉是欣喜。自然中形体和运动的影响对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以致于哪怕是最低级的功能也似乎处于便利和美的界限之上。对一个由于工作无聊或由于遇上坏人而身体或心灵痉挛的人来说,自然具有非凡的医治功能,可以恢复他们的身心健康。那些从

^① 拉丁语,意为次序、和谐。

城市的喧闹和纷繁的人际关系中走出来的商人，律师，当他们看到天空和树林时，就又重新变成人了。在自然永恒的宁静之中，他又找到了他自己。眼睛的健康似乎一定要有一条地平线。只要能望得足够远，我们就永远不会疲乏。

但在另一些时刻，自然以美取悦人类，而不夹带任何世俗的好处。我曾一天早上站在我房子后的山顶上，观赏破晓到日出的景色，那种感受天使也愿意分享。只见几条狭长的云彩，像鱼儿遨游在绯红色的天海里。我站在那儿，宛如站在大海的岸边，眺望着平静的大洋。我似乎参与了自然瞬间万变的历程；它活泼的光芒照到了我的脚下，我在晨风中长大，和晨风携手合作。自然竟以那么一点廉价的元素就使我们神化了！只要给我健康和一天时间，我就能把帝皇们的华贵贬得一钱不值。黎明就是我的通述王国^①，夕阳和日出是我的帕福斯^②，凡人想象不到的仙境。空旷的正午是我感觉和理解中的英格兰，而昼夜，则是我神秘哲学和梦中的德意志。

除非我们的感觉在午后减退了，否则，我们会发现，一月的黄昏落照也同样地充满魅力。西边的云朵逐渐地分解成粉红色的云片，调和着极柔极柔的色泽，空气是如此地温馨，充满活力，要离开它进屋简直是一种痛苦。此时，自然到底想说什么？那磨坊后静卧的山谷那么富有生气，难道就一点都没有意义？那山谷，即便是荷马和莎士比亚，也无法为我用语言表达出来。在夕阳中，光裸的树枝在东边蓝天的映

① 古代地中海沿岸的一富庶王国。

② 阿佛罗狄忒庙所在地。

村下，宛如一簇簇燃烧的火焰。冰霜给死去的蓼花，那每一枝枯萎的花茎和残茬，镶上了晶莹的边棱，为晚间缄默的音乐增添了独特的效果。

城里人总认为乡村只有半年是美的，而我却能在冬景的优美中获得快感。我相信冬天给人的感觉就像温暖的夏日一样深刻，对善于观察的眼睛来说，一年的任何时刻都有它独特的美。在同一块土地上，每一小时都在展现一幅你从未见过，并且永远不可能再见到的画图。天空变幻无穷，并把其光彩或沉郁反映在广袤的平原上。而周围农庄的庄稼，也以其不同的形状，一周接一周地改变着大地的容貌。牧场或路边植物的更替，是时间指示夏日时分无言的钟，对一个敏锐的观察家来说，甚至可以区分出一天里的各种变化。那一群群的野鸟和昆虫，也像植物一样准确地遵循自己的时间，一批接一批地来来去去。三百六十五天足以容纳世上的一切。在水边，更是芸芸济济，变化无穷。七月，在迷人的浅水滩上盛开着大片大片的蓝色单叶草花或小狗鱼草花，黄色的蝴蝶在花丛中飞来舞去。艺术无法再现这紫色和金色的盛景。河流是一个永不衰竭的盛会，每个月都在更换新鲜的装饰。

但是，这种自然之美，这种能被看见或感知的美，只是自然美中最小的一部分。白天，带露的清晨，彩虹，山峦，开花的果园，繁星，月光，水中的倒影，以及诸如此类的景象。如果过于急切地寻找，那就只能是景象而已，并且，还会以其不真切而嘲弄我们。如果你走出屋子去看月亮，那它只是一种纯粹的虚饰，你不会有月光洒在你非走不可的征途时所感受到的欣喜。又有谁能够捕捉到金秋十月的午后那微

微闪烁的美？你如果去找它，它更藏匿不见了。那只是你通过勤奋之窗才能看到的海市蜃楼。

二、美的更高层次即精神因素，是感知美的关键。崇高而神圣，不带女人气去向往的美，就是与人类意志相结合的美。美是上帝刻在德行上的标志。每一次自然的行动都是十分优雅的。每一次勇敢的行为也同样是优美的，足以辉映现场和旁观者。伟大的行动教导我们：宇宙是每一位生活在其中的人的财产。每一个有理智的生物都有权力获取他的财产。如果他想要，它就是他的了。他可以剥夺自己的这一权力，他可以像大多数人那样，爬进一个角落，放弃自己的王国，但他终究会因为他的身体构造而有权得到这个世界。萨卢斯特^①曾经说过：“所有那些由人开垦、建设、航行的事物都顺从德行。”吉本^②也说过这样的话：“海风和潮汐总是站在最能干的航海家一边。”太阳，月亮，天上的星星也都一样。当崇高的行为完成时，——或许就在伟大的自然美中；当莱奥尼达斯^③和他三百个将士在一天内统统战死，太阳和月亮依次出来照着躺在陡峭的温泉关的勇士时；当阿诺德·温克尔力德^④在高高的阿尔卑斯山，在雪崩的阴影下，捡起身边的奥地利人的长矛，为战友杀开一条血路时，谁敢说这些英雄无权用场景美去增添他们的行为美吗？当哥伦布的三桅船驶近美洲海岸时，他船的前方海滩上，排列着从竹篷里跑出来的印度安人；而背后则是一片大海，四周是印

① 古罗马政治家、历史学家。

② 英国历史学家。

③ 斯巴达国王。曾在温泉关抵御入侵的波斯军队。

④ 瑞士的爱国者。

第安群岛崖坡和紫色的山峦，难道我们可以把哥伦布从这幅活生生的图画中分离开来吗？难道不是这新大陆用她棕榈林和无树平原恰到好处地为他配制了衣饰？自然美像空气一样，总会悄悄地溜进来包裹伟大的行动。当小范内^①因为拥护英国法律被拖到塔山，坐在雪橇上，等待极刑时，人群内有人朝他喊道：“你现在坐在最荣耀的位子上！”理查二世，为了恫吓伦敦的市民，曾把爱国者拉塞尔勋爵装在敞篷车里，在伦敦的主要街道游街示众，然后再拉到断头台。但是，他的传记作者写道，“群众想象他们看到自由和美德就在他的身边。”在幽僻之地，污物之间，真理的行动或英雄主义的行为似乎马上就能把天空拉来作为自己的庙宇，或摘下太阳当成自己的蜡烛。自然展开她的双臂来拥抱人类，只是为了让人的思想变得同样的伟大。她心甘情愿地用玫瑰和紫罗兰撒在他的脚印上，不惜屈身以自己的庄严和优雅来修饰她亲爱的孩子。其目的就是为了让他的思想具有与她同样的境界，使画框适应画像。有德行的人总是同自然的杰作连在一起，成为有形领域中的中心人物。我们记得，荷马、品达罗斯、苏格拉底、福基翁，都恰到好处地同当时希腊的地理气候相得益彰。同样，有形的天国和地球也会同宙斯发生共鸣。在一般人眼里，任何一个性格刚强、心情愉快的天才，都会轻松自如地顺应他所接触的一切：他周围的人，别人的意见，时间和自然皆成了他的辅助之物。

三、还有一个方面可以观照美，因为美已经成了智力的对象。事物除了同德行有联系以外，还同思想有关。智力去

^① (1613—1662)，因攻击克伦威尔而被监禁，后被处死。

探索事物在上帝心灵中的那种绝对的次序。智慧和活力似乎在交替出现，一方的独特活动导致了另一方的独特活动。两者之间有些不友好，但它们就像动物身上交替出现的进食和工作，两者互为准备，又互相接替。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美在同行动的联系中是不免自来的，它所以出现，就是因为它是未经寻求而得到的。因此，美，依然是智力的理解和追求。活力亦是如此。神圣的东西是不会泯灭的，一切善永远都是再生不死的。自然美在人的大脑里改变形象，不是为了无聊的沉思而是为了新的创造。

所有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对世界表面留下美好的印象，有的甚至达到欣喜的地步。这种对美的热爱就是趣味。另有一些人的热爱程度竟达到了这样的境界：他们不满足于赞叹，而是寻求新的形式来体现它。这种对美的创造就是艺术。

艺术品的制作给神秘的人性投下了一束亮光。艺术品是世界的抽象和概括。这是自然微形的结果和表现。因为，虽说自然的杰作是无穷无尽、千差万别的，但其结果或表现都是相似和单一的。自然中充满了根本相似，甚至完全独特的形体。一片树叶，一束阳光，一个风景，一片大海，都给人的大脑留下类似的印象。这些印象中的共性，即完美和和谐，便是美。美的标准是自然形体的完整的圆，即自然的总体。印第安人把美定义为“众多寓于单一”，单独的事物没有一件是美的，美只存在于整体中。单一的物体所以说它是美的，只因为它暗示了一种普遍的优雅。诗人，画家，雕刻家，音乐家，建筑师，各自都在追求，集中表现世界在某一时刻的光彩，并各自在自己的创作中满足人的爱美之心，——正